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
第三回 風月子無心落套 賽玄壇闖入花園

詞曰：合歡杯，誰不飲？切莫貪杯醉不醒。一飲一啄莫強求，行也穩來坐也穩。嫩嬌花枝誰不羨？切莫貪淫苦苦戀。鴛鴦枕上動干戈，恩愛多時反成怨。世間財，誰不愛？公道取之無人怪。莫將巧計弄將來，來得快時去得快。英雄氣，誰肯讓？惜保身家休放蕩。人來尋我且由他，我若放時天不放。飲酒不醉最為高，見色不亂是英豪，無義之財君莫取，忍氣饒人禍自消。

這一首詞不表。

話說黃、李二人離了園中，走至閨門吊橋，剛剛遇見一人從城裡出來：方巾直擺，綾襪朱履；飄飄然有子建之風，浩浩然若潘安之貌。此人非別，恰恰就是呂昆。你說天下那裡有這樣湊巧的事！原來呂相公有個母舅，姓鮑名輝，表字龍光，乃是個飽學士，又是宦家風範。只因呂相公的父親靜書老爺在日，每月總有月支薪米銀二十兩，卻是按月送去。後呂老爺病重垂危，吩咐呂昆，遺言：總要照常行事，不可有違父命。這鮑舅爺卻住在城外，一連有一個月不曾進城。只因那日在人家恭喜還福，吃了些公雞、鯉魚大發之物，把一個痔瘡吃發了。連日坐在家中，甚覺不能行動。家裡上下人等共有一二十口吃飯。連日家裡絕糧，昨日曾命人進城催付月支。故爾呂相公奉夫人之命，來送月支。二則看看舅老爺痔瘡，帶著書童，打城裡出（出裡城）來。

剛剛走到吊橋，這黃子方與李連義看得明白，隨即搶上一步，向前深深一躬，道：「美篇兄，許久違教！來得極好，所謂：我欲人，斯人至矣！看兄行色匆匆，意欲何往？」原來呂昆卻一向相認，不大與他們來往。這兩個賊暗暗的心花都開了：可謂天無絕人之路。彼此說了幾句話，呂昆腳並不停步。況這吊橋上乃險要之地，來往擁擠，不便站下，黃、李二人見他步不停留，趕近跟前：「兄怎如此公冗？弟等今日幸會，言語未完，何其匆忙至此？」呂昆只得站定腳步，道：「實不相瞞二兄，小弟因奉母命，送薪水之費，到家母舅處一走。不知二兄有何見諭？」黃、李二人一齊開言道：「不敢蒙混老兄。只因南京到了一位姓文的，是當時文天祥一家，卻是我輩朋友，為人真正風雅，才學淵源，胸藏錦繡。我等前日備了個菲酌，代他接風。席間談起一篇時文，真乃濟世之才，古今無匹。那一日在席，卻有幾位敝友，無不欽敬；但內中並無一人敢應對。」呂昆道：「二兄乃姑蘇名流，何不即時以對，使那文兄也知我們蘇州才名不薄？」李連義道：「那年學院按臨，弟等之事，想老兄盡知。自從那年之後，把文章一道都荒疏了，那裡還對得來！縱然有幾篇文字，也難入那文兄的眼也。曾在文兄跟前道及兄的佳作。文兄的意思，立刻要請一會。奈前日一來夜暮不便，二則難會兄的金面。今日一見，我輩為幸。何不同去一走？」呂昆道：「母命不敢有違。等弟事辦畢，當得前去領教。」黃、李二人聽他這句話，是要打離身拳，生怕他溜了，連連一把抓住呂昆的衣服，道：「〔兄〕有所不知：今日是那文兄復席，借在侯總兵園中，委小弟二人特來奉請。務要周全臉面，使那姓文的也見識見識我們蘇州的人物不少。」你道那裡有什麼來的南京姓文的？都是他二人鬼話。呂相公最重的斯文。只認做是句真話，連連開口道：「所言侯總兵園子，莫非就是新造的南凹小桃園麼？」二人說道：「正是！」原來侯家的園子，呂相〔公〕沒有進去過，來去無非一過而已，心下久有此意，要去遊玩。因侯韜為人粗魯，趁此機關，正好前去。只得說：「既是南京文兄見愛，二兄見召，小弟自當附驥。」黃、李二人聽得此言，暗暗歡喜道：「才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三人攜手相攜（穆），帶著書童，離了吊橋。呂昆道：「小弟有事在身，不得久陪。見了文兄，即要告別。」李連義道：「自古才人惜才人。兄到園中，會了文兄，水酒一杯，並不耽擱。」三人途中談些閒話，不一會，已到園門首。黃子方先進來報知，侯韜命人將殘肴收去，重擺酒筵不題。

再講呂昆同著李連義打外面進來，只見：園門外一方白玉石，鑄著「南凹小桃園」五個大字，都是大青填寫；進得門來，是一帶花瓦牆；轉灣去，是一過道，黑漆油欄杆；天井裡，滿架紫藤，旁邊拴著一群牲口。呂相公拂柳分花，一路進來，果然這園子造得十分精巧。怎見得好處？但見那：

牆垣高聳，畫棟玲瓏，古術蒼松，碧梧翠竹。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布長春之景。東西楊柳巷，南北管弦樓。眼底看花惟（准）識樂，何須跨鶴上瀛洲！

呂相公一見，心下十分暢快，隨口作歌道：

隔岸春光映碧波，風吹柳絮若絲蘿。

莫掃落花為錦褥，休驚啼鳥作笙歌。

呂相公暗喜道：「果然這花園造得齊整，可稱姑蘇名園！」同李連義一直進來。

走至桃花塢中，隔著一層樹林，影影的看見對面來了二人。打頭一人，戴的是紗帽頭的儒巾，身穿折枝梅直擺，腳登的是方頭靴；〔後〕面跟的就是黃子方。呂相公遠遠看見前面走來一人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人就是文兄。」見他招風耳，鷹鼻子，一臉的麻子，所以三學朋友送他一首打油詩：

羨君尊面好文章，筆點連圈不記行。

人饌可稱羊肚菜，當杯桃核不曾鑲。

洗來坑塹依然現，抹去高低仔細詳。

等閒不敢階前立，尤恐虻蜂認作房。

呂相公暗想：「若論此人的才，不該面貌如此之陋。」侯韜到跟前打了一躬，把呂昆請到百花廳上，見禮，分賓坐下。獻茶已畢，呂相公指著侯韜問道：「此位莫非就是文先生麼？」李連義道：「只敝東侯大爺聞略兄。南京來的文兄，有人請去，少刻即到。」呂昆已知入了圈套。等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正欲起身要走，忽見莫六頭來說：「柳姑娘來了。」呂相公因慕柳卿雲的名，依然坐下。侯韜命人擺酒，添了杯箸。剛剛柳姑娘下轎，到得跟前。先見了侯韜，侯韜說：「只就是風月子子呂相公，你過來見了。」柳姑娘於是回眸顧盼，見了呂公子，深深萬福，寒暄數語。<「寒暄」下原有「見了」二字，似是衍文>入席飲酒不言。